

■散文

这扇窗，那台箱

□魏清华

光线很好的午后，适合一壶清茶闲坐，一首禅音静心，一本好书消磨时光。

窗外。临街的配电箱旁。嘈杂的吵闹声，前后移动的车辆和来回疏散人群的身影，透过挂着流苏青纱帐的玻璃窗映入我的眼帘。

这一幕，我太熟悉了。车是黄色电力抢修车，人是我熟悉的同事。带有“国家电网”标志的牛仔工装和蓝色安全帽在画面中不停移动。一切是那样平常。

起身推窗。或许是突然停电，抢修车的最佳作业位置被商户货车阻挡，只能在人行道上前后挪动一点点靠近。正是上班上学高峰，没有了红绿灯指示，过往车辆和人群几乎擦肩而过。车上的同事不停将头探出车窗，小心地转动方向盘；车下的同事时不时抬起手，一边擦着额前的汗水，一边提醒周围人群注意安全。

愕然，我被这样的场景湿润了双眼。

窗外无物长驻，而电力抢修人常年

如一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。抢修对象是流动的，环境是流动的，唯有那份精神和职责不曾流动。许多似乎遗忘的往事，这时都不召自来：

那是一个星高月明的夜晚，抢修班接到紧急电话。某冷库的运送车撞倒电线杆，导致整个冷库跳闸停电。这个冷库是当地最大的，储存供应几乎覆盖西北地区的一半。倘若停一晚上电，高温天气下堆在场地上和冷库内的蔬菜几乎会全部腐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抢修人员快速到达现场。漆黑的场地上，自备发电机带动临时灯架发出昏黄的光。一人高的水泥台下，堆着山一样成垛的大白菜、芹菜、西兰花。冷库负责人说，这些菜要通过分拣、包装，再发往全国各地或送入冷链库。一停电，所有工作都将中断。

顾不上说话，抢修人员立刻投入工作。断电、寻找故障点、临时立杆、接线、合闸。整整一个晚上，他们顾不上西北深夜的寒冷，顾不上看一眼未合的疲惫，直到朝霞微露才将专线重新架好。

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冷库恢复正常运行。抢修人员舒了一口气，蹒跚僵硬的双脚，沉沉地倒在废菜叶子上睡着了。

在无声中静静凝视。街道的喧嚣，使我来不及想出太多华丽的词语。透过这扇窗，我曾抵达过草原、向往过风和自由，触摸过大海、亲吻过无际和深邃，攀登过高山、征服过强大和力量，最终也只留下淡淡回忆。而此时，眼前的画面却让我如此揪心。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意识到：抢修车是那样亲切，工作服是那样端庄，安全帽是那样神圣。最为平常的画面，原来在心底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。

烈日炎炎，时间滴答。

阳光下，手握安全钳的同事们忙碌着。眼睛被沾满油渍的手套擦出一道道印迹，顺着脸颊流淌的汗水已把多次擦拭的袖边湿透。风中汗渍浸透的衣服贴在后背，边缘已出现白色图案。身后的同事不停传递着工具，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伸手，无需多言，配合得那样默契。仿佛时间和空

间被缩减为零，每一个面孔在此刻凝固，仿佛一幅素简的国画以留白触动感知，仿佛他们要用手磨得发亮的工具，丈量平凡与伟大的距离，寻求微光化为永恒的执着。

光线后移，外面的车辆和人群少了许多。同事们开始收拾工具、清理现场。我拿起手机拍下他们手拿工具回头的瞬间，那微露的笑容，眯着眼，迎着光。这样的场景我不知拍了多少次、写过多少回，可我还是被感动了，在这个最平常的午后。

如果说生命是一条长河，平淡的生活因责任而精彩。既与电结缘，电就是一个电网人的情怀，是掌灯人生活中不同的符号。行进在银线天地间，心绘自己的诗和远方。每一段里程不仅是标记、印痕，更是深植在骨子里、流淌在血液里的厚重情结。

楼下的小吃店开始营业了，鲜花店也响起了悠扬的音乐。城市的街道开始了昔日的喧闹……

这样的街景，烟火起，人间温暖。

■诗歌

矿山上的春天

□张锡茂

钻头是春天的犁
切开大地沉默的冻层

矿灯是逆向的星
在巷道里汇成河流
汉族的、回族的、裕固族的，
在矿石的纹路中，熔成同一道血脉

马尔撒的双手扶稳液压支柱
身旁的小张填入精准的药量
大西北的方言与蒙古草原的口音
在钻机的轰鸣里，押成同一个韵脚

老马指间的矿石，闪烁着镍与钴的密码
年轻技术员的数据，是千年丝路的回音
一双双不同肤色的手
合力重新勘探、接引这深埋的春天。

休息哨吹散硝烟
也吹软了紧绷的脊背
一块烤饼在粗砺的手心
掰出兄弟姊妹间的暖意

滚烫的茯茶漫过语言的界域
疲惫在分享中溶解，情义在沉默里加温
此刻的他们，是由血缘与汗水缔结的弟兄

当井架的矿灯在戈壁的夜幕中
绽成镍都的花朵
每一缕光，都映照着一张洗净尘灰的脸庞

他们从地心深处捧出这矿山的春天
不绚烂于枝头，却坚固在祖国的骨骼里

咏丁香

□王文兰

不是青砖黛瓦
不是朦胧雨巷
西北戈壁，融融春日里
稚紫的云霞
晕染出春彩

矿山上 山石纵横
它破岩挺立，昂首风中
恰似矿山的儿女
倔强扎根，向阳而生

厂区间 机器轰鸣
它遗世独立，悄然绽放
像这劳作的人们
朴实安静，自有芬芳

而研究院门前
素白的花簇
清透如春雪
一如这院内的人
不逐繁华，不竞喧嚣
只守一心澄澈
静待春光



老屋的守望

□张丽琴

老屋在守望。守望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它静立在城墙边上，历经风雨，满身疲惫，像一位暮年老人，默默地守着流年，送走了一代又一代主人。

它记得那个腰别旱烟袋、留着八字胡须的老人——张家五爷。五爷膝下四个儿子，先后成家立业。唯有老大敦厚朴实，担子最重，却从不焦躁，总笑着说“儿孙自有儿孙福”。可偏偏，最没福气的也是他。二十年前，老屋目送五爷与五奶奶离世；二十年后，又眼睁睁看着老大躺进棺木，唯有老屋，日夜守着这方承载了家族悲欢的院落。

可惜时代浪潮席卷，年轻人纷纷进城谋生，乡村学校废弃，老屋守护的第四代后人极少归乡。唯有逢年过节，零星几人归来，草草扫去屋梁上的吊灰，便又匆匆离去。

它总在无尽的怀念里，细细咀嚼那些逝去的岁月，如同揭开一坛封存的佳酿。它的记忆跳跃着，时而回到五爷挥镐劳作的时光。汗水顺着黝黑的脸颊滑落，浸润着泥土。被铁镐细细打理过的院落，平整敞亮。那时老屋满是朝气，觉得每日的太阳都崭新明亮。耳畔是孙辈的吵闹，厨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。饭菜的香气漫满院落，将老屋紧紧包裹——那是一生中最温暖踏实的时光。

春风轻拂，清明已至。老屋默默盘算：孩子们该回来了吧？五爷夯起的土墙头，青苔泛出新绿。老大栽下的白杨树高大挺拔，树梢吐着绿意。两树杏花如期绽放，却再也不见当年折花插花的小女孩。

白杨树长出的斜枝，等着当年捋拾树梢的少年归来，可等来的只有空寂。

忽然，一阵喧闹。老屋猛地睁大眼睛——铁门开了，孩子们终于回来了。它一遍遍唤着他们的名字：虎中、海中、翠翠……看着归来的儿女拖家带口，熟悉的身影渐渐清晰，老屋的眼眶悄然湿润。

脚步近了。常青树的枝叶穿过砖墙孔隙，探出一抹嫩绿。“这葱长得真好啊。”虎中的媳妇小燕喊道。那是婆婆在世时亲手栽下的一垄小葱，芽绿尖挺，仿佛婆婆还在。

院子里热闹起来。扫院的、铲草的、打理菜畦的——久违的烟火气重回老屋。老屋欣慰地舒了一口气。忽然，“噗”的一声，杨树上鹊巢里飞出两只喜鹊，叽叽喳喳落在前院枝头。老屋知道，喜鹊也想念这些娃娃了。那只羽毛斑斓的喜鹊衔着虫子，正要回去喂养幼鹊。它似乎也懂——雏鸟长大后终要远飞，就像这屋里的孩子。

片刻之后，院落打扫干净，周遭重归安静。孩子们又要走了。老屋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满心伤感。翠翠跳进园子，折下一枝带着花苞的杏花，又掐了一束常青树枝。树身渗出清凉的汁液，那或许是树的血，又或许是树的泪。只有老屋明白，那汁液里藏着剪不断的情愫，理不清的牵绊，无处诉说的不舍。

走吧，走吧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老屋又陷入无边的宁静。它缓缓阖上双眼，再一次沉沉睡去，守着这方院落，等着下一次——不知何时的重逢。

春姑娘轻轻一吻，何家湾村的千亩杏林就忽然间醒了。我踏风而来，立足于这片粉白交织的花海，蓦然间懂了春的浓情，恰是这杏花以生命为墨，在天地间铺就的一场盛大告白，深沉而热烈，静默而磅礴。

不必说宋祁笔下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鲜活，也不必叹王安石“纵被春风吹作雪，绝胜南陌碾成尘”的风骨，何家湾的杏花，有自己的模样。它们不是庭院里的娇柔点缀，是扎根在乡土戈壁间的精灵，沿着坡地沟壑蔓延，挨挨挤挤，层层叠叠，把贫瘠的荒滩，晕染成一片流动的云霞。粉白的花瓣薄如冰绡，淡抹胭脂，缀着晨露的晶莹，风一吹，便簌簌轻颤，似千万只白蝶振翅，带着泥土的温润与草木的清香，将整个村庄都裹进一片温柔的澄澈里。

我漫步杏林深处，脚下是松软的泥土，身旁是肆意绽放的繁花。有的含苞待放，似敛眉的少女，藏着几分娇羞；有的肆意舒展，如坦荡的故人，褪去所有拘谨。枝丫遒劲，承载着岁月的痕迹，那是何家湾人深耕不辍的印记，是这片土地从荒芜到繁盛的见证。杏花开得坦荡，开得热烈，不似桃花的艳丽夺目，不若梨花的清冷孤傲，却以最朴素的姿态，把春的生机刻进每一寸花瓣，把乡土的希望缀满每一根枝丫。

风过杏林，花香漫溢，夹杂着游客的笑语，却丝毫不扰这份深沉的静谧。我抬手轻触一片花瓣，指尖传来微凉的柔软，那是春的温度，是生命的脉动。恍惚间，仿佛看见岁月流转，这片杏林从一株株幼苗，长成如今的千亩繁花，就像何家湾的日子，在时光里慢慢沉淀，在耕耘中渐渐丰盈。杏花年年开，开的是春的轮回，是生命的延续，是乡土的守望，更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力量。

阳光倾泻，透过花枝的缝隙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与粉白的花瓣交相辉映，美得让人心颤。我站在花海中央，闭上双眼，听风与杏花的私语，听泥土与草木的共鸣，听岁月与

时光的和鸣。这一刻，所有的喧嚣都被隔绝，所有的浮躁都被抚平，只剩下心底的澄澈与安宁，只剩下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与热爱。

杏花开时春正浓。这浓，是花瓣缀满枝头的热烈，是花香浸润岁月的绵长，是乡土孕育希望的深沉，是生命向阳生长的磅礴。它开在何家湾的坡地上，开在时光的吟唱里，开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不必追赶春的脚步，因为此刻，杏花正盛，春意正浓，每一片花瓣，都藏着春的絮语，每一缕花香，都载着岁月的深情。

我愿沉醉在这片杏花海里，看花开满枝，听春风呢喃，把何家湾的春，把杏花的暖，把岁月的温柔，一一珍藏。待风过流年，待花落叶生，这份春日的浓情，这份乡土的眷恋，终将在记忆里沉淀，成为心底最深沉、最动人的念想——杏花开过，春便不曾走远；初心不改，岁月便自有芳华。

大山的坐标

□朱建红

大姐这几年虽然在城里陪读，照顾着孙子孙女，回到老家的次数少了，但是，我感觉到她的内心从未离开过老家。这不，孙子孙女高考一结束，她便连夜收拾行李，匆匆踏上了返回老家的路。

她把家安在了桃花源。青枕青山竹林，面临小桥流水。她也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无论什么时候去她家，灶台总是锃亮锃亮的，就连柴火也是层叠得整整齐齐，像一件精美的工艺品。

父母去世后，大姐就像一个水桶箍，用她的勤劳、善良、无私奉献把我们这些兄弟姐妹紧紧地聚在一起。每次回老家，可口的饭菜早已摆上餐桌，满屋的烟火气，裹着大姐的关爱，瞬间抚平了我们一路奔波的疲惫。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这是我每次见到大姐，心里不由得想起这首诗。大姐没进过学堂，认不得几个字，自然不会懂这首诗的含义。但是她对这片土地的爱无以言表，就像在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倾

注了无尽的心血和关怀。春天，她插秧耘田捡蘑菇，夏天她收割种菜摸螺丝，秋天采摘酿酒摇桂花，冬天养蜂榨油挖冬笋。她用双手耕耘着这块土地，也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。在我眼里，就没有她不会的农活，一谈到田间地头的事，她如数家珍，知道哪座山上有什么树，哪里树结什么果。在我们回城里的时候，大姐总是悄悄塞满了土特产。大袋大袋的糯米糯米，浓郁香甜的蜂蜜，还有带着鸡屎、热气未散的土鸡蛋等等，总把后备箱塞得密不透风。

汽车慢慢启动，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大姐越来越小的身影，她就这样站着，站在风里，站在村口老槐树下，盼着我们下一次归来。

途中，我又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在田间地头劳作。他们直起身子向我挥手告别。他们也像大姐一样，一肩担着哺育儿孙的重任，一肩挑着守护乡愁的希望。他们就像一个个永远亮着灯、稳固的坐标，让我们这些在外漂泊的游子，始终有了归家的方向。

■散文诗

到民勤种棵树

□晓 轩

我要去，我要去民勤种棵树。
不要拦，也拦不住。无论如何，我要去民勤，种一棵梭梭。

我要奔赴的地方，巴丹吉林与腾格里在地图上紧紧合拢，只留下一道窄窄的绿。我只愿那窄绿，在荒漠里郁郁葱葱。

一则倡议，上千人朝风沙而来。80后、90后、00后，记住了一种耐旱的沙生植物——梭梭，记住了一座被沙漠包围的家园——民勤。

他们不远万里，乘飞机、坐高铁、赶大巴，落在腾格里边缘。万年沉寂的黄沙，因一颗颗滚烫的心，有了温度。

他们种下坚韧的梭梭，种下春日

年必来”的执念，一次次重返这片沙地，只为看看去年亲手栽下的小苗，是否在风沙里抽出了新芽。

当那看似弱不禁风的嫩绿，倔强地钻开沙土、迎风挺立，志愿者的眼眶噙满了泪花。所有奔波与烈日下的汗水，在这一刻，都值了。

我懂这万里奔赴的赤诚，懂这不求回报的义无反顾，懂这背朝烈日、面朝黄沙的对峙。这份执着，勾勒出不肯认输的模样。

只为让沙漠早变绿洲，只为奏响人与沙和谐共生的乐章——这就是生生不息的代代传承，是刻在心底的生态守望。

明年春天，我仍要去民勤，再种一棵树，对抗风沙，守护希望。